

那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孩说：“我的妈妈是个偷星星的人。”

偷星星的母亲

石兵

女孩的声音银铃般动听，她说：“我今年六岁了，我妈妈每天都要趁我睡觉时偷天上的星星，现在她把月亮和太阳都偷走了。”

天上了，但你要帮她她。”

小女孩高兴极了：“太好了。我怎么帮妈妈呢？”女医生也笑了：“你知道吗？摘星星不费力气，往天上放星星却很辛苦，而且现在到处一片黑暗，什么也看不清，要用天下最明亮洁净的东西把天空照亮，才能让星星回到它本来的位置。”

小女孩问：“是眼睛吗？”女医生说：“对，它是世界上最亮、最美、最洁净的东西！你放心，我们只是暂时借用一下你的眼睛，用完之后，就会把它们还给你。”女医生拍拍小女孩的头继续说：“不怕，借用你的眼睛时会有点疼，你怕吗？”见小女孩有些犹豫，母亲握住了她的手，小女孩立刻说：“不怕！”

母亲搂过小女孩，对医生点了点头：“谢谢您！”小女孩笑了，可大大的眼睛里却是一片空洞，她是个盲人。但我觉得，当她母亲说，把天上的星星一点一点还给她时，她的眼睛竟在瞬间有了丝光亮，那是泪光。

送走母女俩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也变得明亮了起来，那种又痒又痒、怕光怕风的感觉不知何时消失了。女医生说：“看来，你是看这对偷星星

的母女人神了，眼睛也被净化了吧！说实话，我和她们接触的这几天，也觉得自己的眼睛明亮了许多。”原来，女孩从小就患了一种眼病，视力一点一点消失，母亲怕她害怕，就骗她说玩游戏，把天上的星星一颗颗都偷走了。“我觉得，她成功了，她把星星月亮太阳都放在心里了，好像全身都充满了爱和光明。唉，都是当母亲的，我懂这种滋味。所以，我决定也撒个谎，骗

她们说手术费很便宜，我知道，她家里条件不好，没有多少钱。”女医生说着说着眼角也湿润了起来。

离开医院前，我执意留下了联系方式和一些钱。我决定也为女孩尽点微薄之力。我觉得她们医治了我的心病。就在刚才，我发现自己也很久没有看天上的星星了，很久没有回故乡看看老母亲了，这些年心里装满了蝇营狗苟的事，心也变得盲了，忽略了那些尘世间触手可及的美好。那位偷星星的母亲，给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带来了那么真切的美好与光明。

清明，我们兄妹四人去扫墓，路上忆起了老大荣兴上世纪80年代初在家自办喜酒的往事。

那时，流行弄堂喜酒。大家工资低，想着法子节约。自办喜酒便宜多了。但年代什么都要凭票供应，无法弄到需要的鸡鸭鱼肉，就只好靠邻里、亲友的帮忙。

1981年元旦，哥哥结婚了。母亲请好了上门烧喜酒的大师傅。那些天，哥忙得团团转。他与我踏着车去大师傅家取来了柏油桶大炉子、大砧板、刀具、大碟子等。在自家与对门

人家的屋檐下拉了一块帆布雨篷，叫来单位的电工装了一只一千瓦的“小太阳”，又去女方家蹭回了蝴蝶牌缝纫机、脚盆、马桶、热水瓶、痰盂罐等生活用品。缝纫机上堆满了一条

弄堂喜酒好闹猛

陈建兴

又一条五彩缤纷的被子，我坐在黄鱼车上护着厚厚的被子，弹咯路的颠簸使几条被子滑到了我的头顶上，我手里捧着一对糖缸，不敢动弹，差点被闷晕了。

晚上，全家人围在方桌旁吃喜糖。哥哥凭结婚证买回来几斤糖果，母亲与姐将不同的品种分开，有大白兔奶糖、奶油咸味糖、花生牛轧糖、椰子糖和水果糖等。八粒糖一袋，装在一种印有喜字的小塑料袋，用订书机钉牢。

元旦上午，左邻右舍的阿姨爷叔都来帮忙了，我家的面盆里盛着海蜇皮，脚桶里浸着肉皮，浴盆里泡着笋干……邻居们帮着杀鸡、剖鱼、汰菜、洗碗、刷锅和扇炉子，不亦乐乎。

那时的喜酒没有海鲜。母亲去乡下娘家弄来了几只鸡和一只羊腿，邻居们东拼西凑也送来不少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。父亲天不亮就起身，拎着篮子乘54路头班车，去北新泾苏州河边从农民手中“淘菜”。

中午，烧喜酒的大师傅来到我家。菜单是母亲、哥与大师傅共同确定的。邻居家好几只煤球炉也借给了我。弄堂里仅有的三只圆台面和不少人家里的方凳、碗筷也都被我们借来了。每桌还放了牡丹烟和“光荣”牌香烟、七宝大曲和“五加皮”黄酒，还有几瓶园林牌汽水。

一切就绪。尽管新娘家与我家仅相去200米，哥仍然花了5元钱，叫了辆“强生”轿车，载着新娘子从曹家渡兜到中山公

道一声：“善待每位无助的老人吧！出租车司机，看到老人扬招，请你高抬贵手，停下空车，让他们安全地前往目的地；公交车司机，请你拉老手一把，让他安全地坐下。”

今天老人艰难危险上车的情景，仅是社会上不少无助老人的缩影，在家中、医院、养老院等场所，这些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着。对无助的老人，能否关注、伸出援手，搀扶一把？多做些实事，为他们排忧解难。

老人艰难上车的情景，挥之不去。

园，才驶进了弄堂，一直开到弄堂最窄处进不了才停了下来。霎时，数只炮仗升空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硝烟升腾。

哥哥穿着崭新的涤卡中山装，腕上戴着一只120元凭票买的“上海牌”全钢防震手表。吃喜酒的亲朋好友纷纷迎上去往哥手

里塞礼金，有8元、10元的，偶有20元的，用红纸包着，也有邻居送枕巾、被单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的。

喜酒共办三桌，对门文宝家、邻居友康家和自家各放一桌。我从办公室借了台笨重的老式录放机回家，两只大磁盘转动着，传出的歌声是当时流行的邓丽君《甜蜜蜜》。

悠扬的歌声传遍了弄堂，哥哥用赞许的目光瞟了我一眼，便大叫一声“开饭喽！”话音未落，人们纷纷动起了筷子：白斩鸡、酱鸭、白切肉、四喜烤麸、糖醋小排……未等热菜上桌，冷盆就全部见底了。

我没上桌，戴着饭单帮着端菜。几乎全是全鸡全鸭和整只的走油蹄膀、

满碗的熏鱼。亲朋好友与邻居们边吃边聊，说着哥儿时的调皮事，哥嫂席间忙着为来宾递烟、点心和敬酒，不时被“恶作剧”的人连连吹灭已划燃

的柴火。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新娘的闹声此起彼伏。

够呛的是烧菜的大师傅，他守着一只大炉子和几只煤球炉，翻炒着各种热菜。寒冬腊月里，他却热得满头大汗，上身脱得只剩一件棉毛衫。在从大炉子和菜锅中蹿出的火苗辉映下，面孔通红。到底是“专家”，炒菜动作蛮花俏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。

喜酒结束，桌子上的菜肴被一扫而光，母亲准备好“打包”的几只锅子一只也没派上用场。为了节约开支，全家人搞得筋疲力尽，可大家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。

弄堂旧趣录



中共一大会址 钢笔水彩 王世安

我总说，如果用诗写西湖，不能用律诗，不能用古风，好像应该用宋词，好像应该用小令，应该是淡淡雅雅的，应该是环佩叮

咚的，而非飞流直下的，而非大海磅礴的。尤其你夜走西湖，如同品尝几

十年的绍兴陈酒，需要慢慢品味；就如同聆听经典江南丝竹，需要静心欣赏。

5月末稍，赴杭州开会，我下榻杨公堤畔的酒店，放下行李，就迫不及待地夜走西湖了，从花港观鱼进入。杭州好像提前进入了黄梅季，空气湿湿、热热、潮潮的，走了没多久，脊背就沁出汗来了。小径蜿蜒，杂花生树，树影掩映，人影憧憧。与白天的游览满眼绿意不同，夜晚的花港，湖光、花丛、石桥、游人，都成为一帧剪影，在游客稀少的蜿蜒小道上，冷不防闪过几个嘻嘻哈哈的青年女子，你会恍然间想到蒲松龄的聊斋世界，飘过一阵香风，只等那笑声远去，隐匿于那从柳丝之后，你才会晃过神来，漫步前行。夜的花港观鱼，既看不到花，也观不到鱼，只是当你走过小桥时，能听到桥下的河里，有鱼儿“噗嗤”一声跃出水面，让你感

到碧波荡漾中的热闹。

人生常常忙忙碌碌，人生常常热热闹闹，缺乏静心思考的时间、独自发呆的机会，夜走西湖，让你

夜走西湖记

杨剑龙

有了这样的时间和机会。转出花港观鱼，我登上苏堤，苏东坡的石像在苏堤畔静默伫立，当年苏东坡任职杭州时，为杭州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为后人的瞻仰和敬重。我在苏堤上缓缓漫步前行，回忆初春时节漫步于此的情景，那苏堤两旁一株桃一株柳的美景。现在已经过了花盛的季节，只看到远处山峦剪影柔美的

线条，湖中岛屿神秘的灯光。夜的西湖，已没了画舫小船的来往穿梭，只有静静的湖面在夜色中荡漾，远远射过来的灯光，在夜的湖面铺上了一条光的小径，在湖面上粼粼地晃动，真想沿着这条光道，走进西湖的历史深处。

我又登上杨公堤上，脊背上的汗已湿了衣襟，但好像还有些意犹未尽。躺在床上，夜色里窗外植物的气息，从半开的窗棂外透入，小河里潺潺的水声钻入耳际。我的眼前仍然晃动着夜走西湖的影影瞳瞳，心里仍荡漾着夜游西湖的洒脱和惬意。在梦里，我沿着西湖上的那条光道，走进西湖的心里。

那天，公交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。停站。一位老者想上车，却上不来。他将拐杖先放到车上，又将装满中草药的塑料袋和一个蓝布袋放在地上。一只手使劲地拉住车头的扶手，向上困难地提脚。年轻司机担心地问：“怎么不让小辈陪？”老人无语。他已艰难地上车，颤巍巍地站定。司机嘛，不要动。但等车开动，老者还是把地上的物品挪到身边的座位旁，微抖的手把拐杖放好。“去哪里？”“曹杨新村看老朋友。”“我的车不去那里。”“到曹家渡换。”“这么远的路，一个人，

上车

姚胥隆

唉！”司机摇头咕咕着。车上只有我与两位乘客。行动如此困难，还单独行动，家人怎能放心？我无责怪他的子女，也许他的独行，孩子根本不知道。难道没有家人？也许他刚送走重病缠身十年的老伴，膝下也无子女们的照顾。我侧面看他，想着，他皱着眉头，微微摇动。我似见到老者刚才等车的焦急情景。此刻，我忍不住想

不再焦虑

一度，很容易焦虑——出门在即，小区班车发车的点就要到了，刚清理过的猫砂盆里有了新的“内容”，收还没化，衣服还没换好，急死了……其实可以换个思路，赶不上这班，可以乘下一班，或坐公交车，不过多费两块钱。

夜深人静，想到孩子正在四处求职，多日无有眉目，发愁啊……转个视角，以她的能力，找个能自食其力的岗位，不成问题。何况，早有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为儿孙做马牛”的古训在前，便释然。不久，她找到了工作，靠她自己。

收到体检报告，小问题、小状况不少，焦虑了几天，想那钢筋铁骨的机器，经年累月昼夜不停地用下来，尚会磨损，须保养上油，遑论被骨肉凡胎包裹的五脏六腑？

又一天，提携帮衬过我的人，要我为其办为难之事，要么有求必应，要么打些折扣，要么回绝。除了第一项选择，选第二第三项都会被扣上“没良心”的帽子，怎么办？再想，就想通了，清誉固然重要，但世间还有底线这样东西。一旦开了先例，后患无穷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宁负恶名，不破底线。

都说五十知天命，天命之年过了好几年，回望来路，回想当年那些令我焦虑不已的人和事，以及情感纠葛，喟叹之余，还是有些许欣慰——

感谢曾让我倾心爱慕之人，感谢你们当年没有选择我；感谢你们的光辉形象在我的心目中磨灭于柴米油盐；感谢你们优秀至今，让我可以为当年的眼光自豪。也感谢爱慕过我的人，你们给予过的温暖，让我能抵御世情的凛冽。感谢陪我一起走过一段旅程的人，相遇，是缘到；相扶，是缘深；相离，是缘尽。

有句话叫无欲则刚。放下曾以为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情债，割舍曾以为永远不可割舍的依靠，天，并没有塌下来。

痛彻心肺。如释重负。如果有人有东西使我患得患失，这些人、这些东西，原本就不属于我。除了亲人，没有什么人是不能离开的；除了亲情，没有什么情是不能割舍的。

年轻时，敢追求敢尝试，是勇气；年长了，能割舍能放下，是通透。

说到底，纵使千伶百俐千锤百炼，个体的人，依然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滴水、渺渺宇宙间的一粒沙。即使若干年后，真有人能长生不老，和无垠的寰宇相比，依然只是一粒微尘。不再焦虑。



以前的经验，水果味道美不美，一般与它的外表有关。比如荔枝、樱桃、西瓜、葡萄、柿子、石榴、枇杷……人们将它们入画、入诗、咏唱。杜甫在浣花草堂，乡民送他樱桃，他作诗：“西蜀樱桃也自红，野人相赠满筠笼。数回细嚼愁仍破，万颗匀圆讶许同。”吴昌硕爱画大桃，粉白嫣红，题曰：“桃之夭夭叶蓁蓁，气象郁勃香氤氲。”

外观难看的植物，几乎就似大自然预先发出的警示：小心，不能吃。有人说

歪瓜烂桃子好吃，我却从没感觉，常常就扔了。可最近，这条经验，有点被颠覆。因为吃到了耙耙柑。水果店里，它们价格不菲。可我是个视觉派，见其葫芦不像葫芦，凹凸不平的模样，总生不出欣赏的心情，于是熟视无睹。

有朋友送我一小箱耙耙柑，朋友走后，我也没记起来吃。那天，妻子提醒我，才拿了一只吃。耙耙柑样子不像橘子不像芦柑，圆球体上多出了个脖子。皮不光滑，不饱满，松松垮垮的样子。但剥开皮，里面竟有一层松软

丰满的绒，我立即意识到它的聪明：它在精心保护着内部的水分、汁液和果肉。顿时生出好感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凡有精心善意的预案的，品质不会差。

耙耙柑

赵韩德

耙耙柑内部有细密的绒层及宽松的缓冲空间。我明白了，它的外貌为何那样松垮垮的，那样不平整。带着十分的好感和感动，轻轻品尝，吃一瓣瓣的果肉。肉质鲜嫩细腻，甜得舒服可口；水分充盈，温馨爽口。即使瓣膜，也入口即化。真是佳果，其味绵绵。忽而想，水果里有耙耙柑，人

里面也有耙耙柑的啊。比如西晋的左思。貌丑，不持仪饰，又口讷。据说他曾效仿美男子潘岳的举止出游，半路上却被人无情嘲笑。但左思自小刻苦勤学。中年时，决心要为魏蜀吴的都城写赋，名曰《三都赋》。他“构思十稔，门庭藩溷，皆著纸笔，偶得一句即疏之。”当其赋成，名士高人大力推荐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所以，当我们欣赏和品尝漂亮鲜美水果的时候，也一定记得分一点目光给那些貌并不美的优质品种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美食